

(秦腔劇本)

三娘教子



董福先整理

甘肅人民出版社

三 娘 教 子

(秦腔古典劇)

董繼先整理

人物：三娘(三) 薛倚哥(倚) 老薛保(老)

〔三娘上。

三：(詩)春娥坐机房，

兩眼泪汪汪：

想起奴夫主，

叫人好慘傷！(滾白)

起想奴夫主，

叫人好慘傷！(唱苦音慢板)

王春娥坐机房自思自嘆，

想起了兒的父好不慘然。

到鎮江遭不幸他把命斷，

多虧了老薛保搬尸回還。

舉家人見尸骨肝腸疼爛，

二先房一个个另嫁夫男。

我有心也改嫁重結親眷，

丟不下小嬌兒苦受孤單。

到如今我好比紙鷂斷錢，
老薛保年紀近兩鬢已斑。
薛倚哥年紀幼需人照管，
家貧窮還得要顧及吃穿。
我立志撫孤兒心腸不變，
老的老少的少有誰可憐。
每日里勤操作織布紡錢，
送嬌兒在南學去把書觀。
千般苦盼校兒苦讀書卷，
到後來與薛門承繼香烟。
假若還我的兒功成名顯，
王春娥閉雙眼我也心干。

倚：（上唱花音二流）薛倚哥在學館懶把書念，

懷兒里抱書卷轉回家園。
在館中眾同學說長道短，
都說我無親娘好不慘然，
回家去把母親細問一遍，
我的那親生娘她在那邊？
行來在机房門用目觀看，
見母親坐機旁辛勤織棉。

孩兒參見母親。

三：我兒少禮。兒啊，你不在學校中讀書，回家做什麼來了？

倚：（支吾）兒我我回家用膳來了。

三：（下机，看天色）兒呀，這天色尙早。

倚：別家的孩子都下了學了。

三：我也不管下學不下學，你的書兒可曾背熟？

倚：兒我背熟了。

三：為娘我不放心，我要面背。

倚：母親，吃了飯再背書。

三：背了書再好用飯。

倚：要背就背。

三：將臉朝外。

倚：是。（偷看書）

三：噯，我把你少教的奴才，你在你家先生面前是怎樣的背法呢？

倚：你並不是我家先生呀。

三：為娘雖不是你家先生，也同你家先生一樣。

倚：好好好，如此我將書放在媽媽懷內，恭恭敬敬地施上一禮，背身而站了……母親，兒把首一句忘了，你給孩兒提上一句，兒就背下去了。

三：哎！我把你少教的奴才，幸喜你在為娘面前背書，就將頭兒忘了；若在你家先生面前，兒呀，你難免一頓飽打。

倚：兒記下了。

三：記下了好，為娘與你提來。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倚：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三：“為人謀而不忠乎。”

倚：“為人謀而不忠乎。”

三：往下背來。

倚：往下背來。

三：我叫你背，你叫誰背？

倚：我叫你背，你叫誰背。

三：陡！我把你少教的奴才，實指望兒在學校中用心讀書，
誰知你在外貪玩，回得家來，一句書也背不出來。還不
頭頂家法，（取家法）與娘跪了！（唱墊板）

喝聲奴才跪机前

〔老薛保上。〕

老：〔詩〕東人喪外邊，

老奴搬尸還；

三娘受盡苦，

教養薛門男。

老奴薛保。正在廚下洗鍋摸灶，忽听得机房吵
鬧，不是三娘教子，定是我家少東人不肖。端把
椅兒簷前坐，且听三娘教子如何。

三：（滾白）罢了薛倚兒，娘的兒！……兒呀，兒呀！你豈
不知？

朝为田舍郎，

暮登天子堂；

將相本无种，兒呀！

男兒当自强。

老：（自白）三娘講的都是好話。

三：（唱慢板）不肖的奴才跪机旁。

有几輩古人对兒講，
你奴才牢牢記心上：
甘罗十二为宰相，
司馬光七歲智击缸。
罗通九齡为上將，
十二上挂帥数周郎。
岳武穆精忠報國把敌抗，
一个个費苦心刺股懸梁。
他們是父母生非神下降，
不讀書怎能够四海名揚。
我有心饒恕兒不究既往，
我死后怎見得奴夫薛郎。
忙把家法拿手上，

活活的打死小兒郎。（齐）

倚：住了罢，要打打你親生親养的，打別人的孩子，难道你都不害心疼嗎？

老：这是什么話……

三：（唱苦音攔头）小奴才一言問住我，
教人开口說甚么？

老：三娘不要上气，我家少东人不会講話。

三：（接唱）

这才是鷄抱鴨卵我有錯，
羽毛干了各管各。
低下头來泪如梭，

哭聲奴夫你听着：
父死子幼少管約，
害的你妻受折磨。
春娥女，你有錯，
在薛門受苦為那個？
愁而不息机房坐，
手搭胸前自思索。

老：這個？（唱場板）見三娘上了氣机房打坐，

老薛保在一旁珠淚如梭。

那一家孩子太輕薄，（埋怨）

你不該調唆薛倚哥。

我思前想後容不過，（上板）

說東人几句怕什麼？

轉面我把東人叫，

老奴把話對你說：

小小年紀少教訓，

你瘋言浪語有差錯。

三娘她教訓你非為過，

你將好言當毒藥。

三娘不是你生身母，

你的親娘是那個？

人兒小、心兒惡，

說出此話賽毒藥。

今日惹下滔天禍，

還要你上前把頭磕。

勸罷一個勸一個，

同請三娘听我說：

我家東人他有錯，

姑念他年幼饒恕過。

真金子不煉難純熟，

鋼刀雖快也要磨。

勸三娘壓定心頭火，

慢慢的教訓薛倚哥。

三：（唱）老哥哥不必對我表，

听我把話說根苗：

別看他人小心不小，

講出此話賽鋼刀！

開言我把奴才叫，

這兩句話兒是誰教？

兒呀！這兩句話兒，是你心中自想，還是別人教給你的。

老：東人，你就說旁人教的。

倚：呃——那是我心中自想的。

老：三娘！我家東人他不會講話。

三：兒呀！你既有此話，何不早說？

倚：你不打我，我還不說呢。

三：怎麼說為娘我不打你，你還不說？

倚：正是的。

三：（滾白）兒呀！話是一句好話，只是你說的遲了！

(唱紧攔头)

小奴才既然心內明，

你講出此話太絕情。

这才是兒要自养谷要自种，

教养別人一場空。

將兒好比一樹蒿，

朝朝暮暮用水澆。

有朝一日長成了，

取木成板搭成桥。

娘親打从桥中过，

桥断了把娘閃一跤。

我只說养兒終有靠，

讀書上進把名标。

誰知嬌兒難教導——(取家法)

老：三娘息怒！三娘息怒！

三：老哥哥，說是你撒手！（老勸，三娘生氣地把机头擲地，接唱）

打斷机头乱了絞！

老：（接唱）老奴我覓見事不好，

三娘把机头打斷了。

走上前來忙跪倒，（黃板）

再叫三娘听根苗：

（滾白）罷了三娘、三娘，我的三娘呀！你看我家老家人以在鎮江喪命，老奴千山万水搬尸回还，（摸鏗）我

家張劉二主母已然另嫁夫男，唯有三娘你立志要教養孤兒成人，誰知小东人今天下學回來，不會講話，得罪三娘，三娘氣上心來將机頭打斷，（摸錘）念起老奴跪前跪後，苦苦哀告，還望三娘息怒，慢慢地教導于他！

三：（滾白）罷了老薛保，老哥哥，我的老哥哥呀！你看你家老东人以在鎮江喪命，丟下这小奴才不滿三歲，是我為了撫養他个奴才成人，送往南學讀書。誰知这个奴才回得家來，一句書也背它不過，我手執家法，不過吓唬于他，你知道这奴才他說什麼——

老：我家少东人不會講話，他說了些什麼？

三：（滾白）他說我不是他生身之母，你叫我怎樣的教訓了（摸錘）。要我教訓不難，命这个奴才頭頂家法，跪在我的面前，我輕輕打得几下，再好撫養他成人了！（語氣轉緩和）說是老哥哥，你站起來吧！

老：三娘恩寬。這有何難，待老奴去說。小东人！

倚：（正在玩耍）看拳頭！

老：唉！你还只顧玩耍。这是小东人，你看你回得家來，不會講話，得罪三娘，三娘不肯教訓于你。多虧老奴苦苦哀告，三娘已然回心轉意，你就將家法頂在頭上，跪在你娘面前，讓她輕輕打得几下，好教訓你成人。

倚：什麼，叫我娘打我呀！

老：正是的。

倚：挨打疼不疼？

老：挨打豈有不疼之理。

薛：疼了！你替我換去，我不去。

老：不要淘氣，快與你娘賠罪，走走走！

薛：薛老伯，听我給你說，我跪在我娘面前，我娘假若不打我還則罷了，若還打我，我把你這鬍鬚連根拔下來，給我家後院的哈巴狗挽一個籠頭，前院拉到後院，後院拉到前院，我要去玩要。

老：哎！再不要胡言亂語了，來來來，跪在這裡！

薛：好，我就跪在這裡。

老：這不象個讀書人的樣子。

薛：誰給你抹了一臉漿子。

老：再沒要胡說。來來來，將家法頂在頭上，（頂介）三娘請來教子，三娘請來動刑！哎呀，她為何不言？為何不語？哎，三娘三娘，你看老奴我也跪倒了。

三：（唱二流）他二人一同跪机前，
王春娥心內似油煎；（二倒板）
老哥哥沒跪一旁站，（截）

老：三娘恩寬。

薛：我也起來了。

老：你站起來為何呢？

薛：你站起來了，我也站起來了。

老：你母與我開了恩了，還沒與你開恩，快快跪下。

薛：你怎麼老是叫我挨打呢？

老：把家法頂在頭上，三娘請來教子。

三：（唱慢板）不肖的奴才听娘言：

你的母丟你三歲滿，
我今養你一十三。
不為長來不為短，
只怕我兒受可憐。
誰使你懶把詩書看，
天色尚早回家園？
不背書來要用膳，
丁字腳站在娘面前。
說的輕了把臉變：
說的重了把臉翻。
你說我不是你親生母，
又說你不是我親生男。
雖然問不是你生身母
我養兒難道有弊端？
任兒成龍去上天，
任兒闖虎去歸山。
從今後不把奴才管，
也免得母子把臉翻。

僑：（感動地）母親，孩兒知罪了。（三不言）

老：三娘請來教子！她為何不言？為何不語？哎！三娘既然不能教子，老奴我難以強求。事到如今，老奴拼上這條老命，就是沿門乞討，也要抓養我家東人成人，（拉僑介）起來走！

三：哎，老哥哥呀！（唱緊二流）

老哥哥莫走且立站，
三娘心內似油煎（轉二倒板）
無奈了端椅兒坐當院（轉慢板）
不肖的奴才听娘言：
兒的父鎮江把命斷，
我教養你整整十三年。
娘為兒缺少帕兒扇，
娘為兒身穿补丁衫。
娘為兒羅裙少半片，
娘為兒鞋破露足尖。
兒左边尿濕右边換，
右边尿濕抱胸前。
渾身衣衫齊尿遍，
抱在懷內又暖干。
抱兒窗前把月看，
你奴才見月拍手心喜歡。
三九天凍的娘团团戰，
是何人來將娘可憐。
娘听得隣居用午膳，
為娘早膳尚未餐。
娘為兒東隣西舍借米面，
隣居將娘下眼矚。
常言說低借要高還，
假若還再借不作難。

娘只有借來沒有還，

隣居罵娘无臉面。

喘着喘着气難噓，

陣陣怒火往上翻。

手執家法打死你，

老：（接唱）老汉上前忙遮攔，

三娘要打你輕輕打，

打重了老奴心痛酸。

三：（唱）手執家法未曾打，

薛保一旁忙遮攔。

知者當說他不是，

不知者反道我不賢。

走上前來用手挽，（抱倚）

兒從今後休貪玩。

苦讀詩書勤奮勉，

立志上進學先賢。

勿辜負為娘心一片，

我辛苦一生心也甘。

〔倚受到很大的感動。〕

老：（唸）斷機教子皆為誰，

三：（唸）教訓倚哥把心回。

老：（唸）孟母三遷曾教子，

倚：母親、薛老伯！兒要：

立志讀書占高魁。

三：兒呀！這句話是兒想的，還是別人教給你的？

倚：母親，這是兒心中自想的。

三：（笑）好，只要我兒用心讀書，將來必能上進。薛保，領我兒速快用膳。

倚：薛老伯，我再不拔你的鬚鬚了。（說着仍摸老的鬚子）

老：（笑）噢！哈哈，哈哈！（同下）

——劇終——

內 容 提 要

王春娥是一个具有高尚品質的妇女。丈夫死后，先房改嫁，王春娥为了撫养先房的孤兒，辛苦地从事劳动。薛倚哥在学校听了同学的調唆，回家來欲問自己親娘的事情，因未好好讀書，背書背不下來，后經三娘的教導，老家院的帮助，他了解自己的身世，也認識了自己的錯誤。全家重归和好。

整理者剔除了原剧中表揚守節、批判改嫁及宿命論的糟粕，保留了这出优秀的秦腔傳統剧。

812.8
T57

統一書号：T10036·38

定 价：0.07 元